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群众出版社

四万人的目击者

(日)有马赖义 / 著

.4

I 413.4
330

四万人的目击者

(日) 有马赖义 著
林 青 华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万人的目击者/(日)有马赖义著;林青华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891-8

I. 四… II. ①有… ②林… III. 推理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884 号

版式设计:连生

四万人的目击者

(日)有马赖义著 林青华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100078)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54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91-8/I·763 定价:13.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内 容 简 介

棒球明星新海清在四万名观众面前猝死于球场，医生诊断为心脏麻痹致死。高山检察官觉得其中有鬼，便在送去火葬场之前暗中解剖新海清尸体，由此展开调查。新海清队友矢后与其妻妹长冈阿伊子恋情坎坷，新海清日记中有两页缺失，新海清投资经营的“皇冠滴流”店疑窦重重……阴冷狡诈的凶手在幕后狞笑，检察官不畏凶险步步紧逼，惊与险，法与情，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目 录

四万人的目击者.....	(1)
奇妙的葬列	(10)
胆碱脂酶之谜	(29)
虚无与光荣的椅子	(48)
检察官的手记	(67)
白色死鱼	(87)
人物 X	(110)
来自 X 的挑战	(125)
痴情的伤痕.....	(144)
检察官的推理.....	(163)
杀人想象图.....	(183)
不要杀人.....	(203)
打石场的绿水.....	(223)
请盯住矢后.....	(242)
肩的悲剧.....	(262)

四万人的目击者

关于那个不祥的周日早晨，新海菊江后来被人刨根究底地问得烦透了。警方来问，报社记者来问，连妹妹长冈阿伊子也来问。然而，任何一点可令人解开头绪的线索却全然没有。到来的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早晨，又开始了与往日没有丝毫变化的一天。

只有一点有可能言之成理。那就是丈夫新海清的心绪似乎是说不出的晦暗，仿佛暮色笼罩下来，将城市溶在其昏昏暗暗之中，令人感到空虚。不过，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单单那个星期日的早上才出现的。这在较他人神经质得多的新海清而言是心中有数，即使不挑明来说，妻子菊江也能感觉到。那多半是新海清又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老朽无用了。这种情绪对于新海清的整个生活开始投下了阴影，连菊江也被罩在其中了。如果确是衰老来临，最终要在某个时候清算。这件事没有在那个不祥的周日

的早晨成为二人之间一个特别的话题，完全不觉得清算的时刻就落在那一天。

菊江起床入了厨房之后，不久新海清也起床走到园子里。每天如是。新海清在快要入秋的早晨阳光照耀下，挥动球棒。对他来说，这球棒要用来打比赛是太重了点，但由于它得自美国著名棒球选手，他对它颇为珍惜。

早餐也一如既往。将鸡蛋打在热酱汤之中。蓬莱屋的黑豆和海月的海胆酱。像往常一样，新海清不作声地吃完了。

“晚餐买些肉回来吧。”他吃完早餐，往嘴巴里扔了维生素片剂之后说道。

之后还说过什么话，菊江几乎想不起来了。并非因某事导致记不起来，而是说的都是不值一记的话。

九时许，新海清摊开报纸读体育版的时候，一个附近的孩子从园子里进来，递上一本朋友所托的签名簿。菊江把本子拿给丈夫，又再拿回给孩子。正在读体育版的新海清的脸上并无异常神色。周六的比赛四局无安打，似乎并非使他特别觉得遗憾。

十时许，妹妹长冈阿伊子打来电话。并非要事。妹妹问去不去棒球场。菊江答自己不去。因为新海清说了什么话，仍在电话间里的菊江对妹妹说声‘请稍等’，回头望去，见新海清头也不抬地说：

“告诉她第二场比赛是矢后。”

菊江便将意思转达给妹妹。

新海清 11 点出门，离家前照例往嘴里扔三片维生素片剂。夏天曾在休息区吸嗅柠檬，但现在说是维生素片适合自己身体。

刚出门，听见附近孩子的说话声，他以为可能又是来求签名的。但没有见人出现。

丈夫外出的话，菊江就只需为自己弄点简单的午饭。然后就搞清洁卫生，收拾房间。

事情告一段落，已是下午三时。没有人来访。空气凉爽，令人坐在家中也感觉得到秋天的来临。晾起洗好的衣物、收拾完洗澡间、打好新的水，都做完了的时候，有汽车开到了大门口。入泽经理连滚带爬地冲进来叫道：“请马上到球场去。就这样去好了，快！”

“怎么啦！有什么事么？”菊江从里面迎出来，看见入泽的模样心里一怔。那是一种说不清的、对自己生活的绝望感。菊江对新海清之死全无准备。

——新海清 11 时离开经堂的家，按往常的路径前往市中心的 K 球场。途中并无任何异常。他心中想的是今天至少得打个二本。星期四的比赛打了一本，隔天的昨天一本也打不着。打率降至二成六分五厘。进入九月才达二成六分五厘，全无希望的了。若今年在二成几之内，就是连续两年低于三成。虽然作为打率未到羞耻的地步，但对于十年中除一年之外一直打出三成的新海清来说，实在遗憾。打不

出本垒打时，人们便怪他失准。但是，那一年他创造了三成二。当第二年以二成九结束时，报纸便纷纷说他又到了体力的极限。再往下连续两年打出三成时，人们便盛赞他技术精湛、状态回升。没有怪他打不出本垒打。新海清是联赛唯一可靠的四号击球手。然而，尽管他很努力，去年和今年状态不佳却难以掩饰。这一点在击球以外的方面也渐渐显露出来了。奔跑慢了。即使是眼看可夺得二垒的冲刺，多数只是到达一垒而已。练习和晨跑也不能对新海清的身体产生往日的效果。他反倒怜恤起自己来了。

“把我的击球次序往后排吧。”他曾经这样恳求领队加治屋淳一。但是，即便是二成九，这个打率也是队中的最高打率了。他今年仍旧打四号。但是，当矢后七郎代打与胜负无关的最后打席，直接上一垒防守时，报社记者似乎对他的身手评价甚高。

“应当更多地让矢后得到锻炼的机会。”持这种意见的人多起来了。

甚至有人说：“让矢后这种人才淹没在新海的阴影里太可惜啦。矢后如果到其他队的话是可以直接上一垒的选手。”

新海清默默地听着这些话。在全盛期，如果低于三成，他就想过干脆放弃不打了。但是当他低于三成之时，竟然没有人在此时成为三成击球手。尽管有人注意到新海临场表现状态失准，却有人反驳说那正是新海清的全盛时期。其根据是新海清今年

仍然无条件地入选全明星赛。新海清开始感觉自己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今年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参加联赛的念头，在去年锦标赛结束、夺得第二名之时曾想到过，今年又有这种感觉。

在上院队所属的B联赛，前三名处于激烈争夺的混战状态，一场比赛的结果就可能使头一把交椅易人。每场赛事都是全力以赴，投手的状态、出场次序、打点的多少均备受关注。无数冷峻的目光也投向了新海清迟缓的步伐。那真是令人难受的事。但实际上，新海清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那一天如果两胜双头队的话，上院队就排头位，如两败则是第三名。加治屋领队毫不犹豫地将新海清放在第一场比赛的四号位。但是，这场比赛他没有打出一个好球。更可恨的是，最后一次出击第四球的新海在一死后独上三垒，在下一个击球手的右飞球冲本垒被捕杀。尽管是个短球，但三垒跑手用外飞球生还的做法，从一垒有另一名跑手这一点来看，在日本职业棒球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对方右翼手是否算好新海清的速度向本垒送出好球是无从知晓的，但因为他在本垒被捕杀，给人的印象是他失掉了这场比赛。

“为什么不派矢后做关键时刻上场的替补跑垒员呢？如果是年轻的矢后的身手，轻轻松松就安全跑回本垒了。”

新海清痛切地感受到四万观众无言的斥责。自

然而地，第二场比赛的一垒便要矢后七郎来守了。

所以，第二场比赛先发阵容的四号仍由新海清坐镇的消息广播之后，观众的非议应该说就不能由新海清来承担，而是由领队加治屋淳一来承担了。

新海清回想起早上阿伊子打过电话来。阿伊子应当坐在场内某个地方。他想，最好由矢后第一个出场。

“两三天前起我的肚子就不大好。”他对加治屋说。

“胡说。”加治屋笑道。

“我这是说真的。”

“我嘛，”教练说道，“相信数字的结论。例如，对于打率达三成的人来说，每三次有一次或每四次有一次安打出现。”

“我今天四次、昨天四次都打不出了。八次都没有一次。”

“假定此次比赛打四次。这么一来，三场比赛一共十二次击球。按三成计算，十二次击球之中应有四次安打出现。”

“那就是说，我打不到三成了。”

“不，不对。这一场就要出现四次击球四次安打了。这是我的计算。”

加治屋不肯松口。而不可思议的是，新海清在第一次击球突破三游手，第二次击球飞向右前，第三次击球高高地穿越右中间。

新海清在欢呼声中奔跑。绕过二垒的时候，他看见出来指挥三垒的加治屋的右手在画一个大圆圈。游击手的防守位置空无一人。可以看见对方的投手跑去三垒协防（backup）。刚看见这个情景，他就突然觉得奔跑着的好像不是自己了。新海清在距离三垒还有几步之遥，就脸朝下栽倒在运动场的砂土之中。当右翼经游击手传回来的由三垒手触到他身体时，人们终于知道他并非摔倒而已。新海清成了一件不会动弹的物体。

担架将新海清抬到球场医务室时，新海清已是一具尸体。球场的医生简单地看一看他的身体，说道：

“他是心脏死。”

医生使用“心脏死”的说法是极罕见的。这是从死因的意义上说的。然而再具体一点的情况，如果不询问新海清平时检查身体的医生，就再说不出来。入泽经理飞奔出去接菊江和主治医生来就在这之后。茂木老板慌慌张张地说要送医院，但已死了的人该送什么医院呢？谁也没有答腔。比赛已重新开始，在此只剩下老板、医生和中崎教练三人。虽有几名记者闻讯赶来，但被管理人员挡驾。

“还得搁在这里？”

“要去哪一家医院？”

“情况如何？”他们七嘴八舌地询问，可护理员却无从回答。于是在重开的比赛临近结束之时，入

泽经理带着新海清的妻子菊江和附近一位名叫寺原的医生回来了。寺原医生的意见与前面那位医生的看法相同。

“有一点肥大。两三天前他曾来说肚子不好要点药吃，还说很容易疲倦，一跑起来便呼吸困难。”

两位医生此时此刻拿出这种结论，也是情理之中的。在寺原医生陈述了他的意见之后，茂木老板担心起下面这件事情。仿佛是为了弥补说过“送医院吧”，他很干脆地命令入泽作如下的处理：在比赛结束人们尚未涌出来之前，将新海清的遗体运走。请来了担架车不事声张地移走了遗体之后，茂木老板对寺原医生说：

“这事必须与公司高层商量过才可确定，但我自己觉得对外称死者是回到家或送医院之后才去世会好一点……”

“我也觉得这样更好。”寺原医生点了点头。

这样做并非出于密谋或者恶意。简言之，这是由于新海清是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于是便决定入泽再次同去新海的家，而茂木老板就留下来，待比赛结束之后与加治屋领队谈谈后事的安排。

陪伴着丈夫遗体上车的时候，菊江问茂木：“我妹妹没有来看他吗？”

菊江来这里的时候，心想阿伊子理所当然应在身边的。

“没有来呀。她曾在看台上么？”

“今早来电话说要来的……”

“可能有事来不了了吧。让我打个电话看看。”茂木说着，对遗体行了个礼。

在行驶的担架车上，菊江和入泽坐对面。寺原医生坐在司机助手位。

“您目睹当时的情况了吧？”

“嗯嗯。”

“是怎么一回事？”

“他摔得很重。”入泽闭上了眼睛，“当时他第三次击球打向右中间，打算上三垒。谁也没有料到会出这种事。我们替补席上都站起来冲了出去。最初以为他只是摔倒而已，因某个地方摔痛了不能马上爬起来。大家把他拉起来时，好像还有呼吸，但走地下通道时就不行了。不过，实在难以置信，他最后的击球打得真漂亮。”

“……”

菊江发觉自己一直没有哭泣。悲伤似乎不能和惊愕并存。她以为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和服口袋中的手捏紧了手帕，但又随即意识到，有更为重大的事情必须考虑了。身在绝望中，却无从面对绝望。

奇妙的葬列

1

星期一早上，东京地方检察院的高山正士检察官在他八叠^①大的寝室的一角的床上醒来，就喊妻子把晨报全部取来。

“要在床上看报纸么？”妻子显得很意外。检察官之妻平时就对丈夫边吃早餐边斜着眼读报一事有微辞，但高山检察官对她的牢骚置之不理。把报纸拿到床上读令妻子更难接受了。

“起床再读报纸岂不……”

“好啦，好啦，叫你拿来就拿来吧。”检察官稍微加重了语气。

“哟，好吓人。我可不是罪犯哩。”

检察官的妻子嘴上虽硬，还是照他说的办了。然后她又问：“早餐呢？”然而检察官此时已翻开报纸的体育版，埋首其中了。以为出事了，但看看又不是。高山检察官读的确实就是体育版。检察官之妻

^① 指铺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

悄悄地走出房间。

新海清的事情被大肆报道。“球界有史以来的意外事件”——这样的标题醒目得很。高山检察官拿起另一份报纸。上面又是“新海清比赛中一倒不起”。其他报纸则有“天才击球手戏剧性的最后一幕”之类。内容全都大同小异。与昨天检察官目睹的情形无异。但是，新海清最终在晚上十时许死亡。似乎死亡这结果是比他在比赛中倒地不起一事要迟很多才传到报社的，所以报道分作两块。标题上说是“戏剧性的最后一幕”的那家报纸看来是在后面的消息到了之后才编写的。有的报纸刊用了新海清倒在球场上的照片，有的没有登，但没有一份报纸使用了作为死者的他的照片，或者他的住宅的照片。虽有“十时许”这个时间，但它作为一条消息传到报社则似乎是更迟一些之后的事。关于死因，有说是心脏麻痹的，有说是心脏衰竭的，也有说是狭心症的。然而每一条消息都没有超出高山检察官在后半场所目睹的情景，也就是说，那些报道都以为发出新海清已死的消息便足矣。他不幸去世。日本棒球失去了一名优秀的球员，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老板的讲话、队友充满悲痛心情的追怀，对于高山检察官而言都无关紧要。上院队在事关争夺头名的终盘战上起用年轻的矢后七郎为一垒，就必须提拔某人作为新的四号击球手——这种消息也没有提起他多少兴趣。

高山检察官盯着这些报纸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甩一下头起床了。

“上院队的新海死了。”检察官对妻子说道。检察官在进食中向妻子搭话是很少有的。他还没有看其他版的新闻，但不知何故，那天早餐的时候他没有了翻阅报纸的心情。

“昨天就在我眼前发生的。”

“死于比赛进行之中么？”

“死亡是在晚上。但是他是在比赛中倒下的。他打出了很大的三垒打，在还差一点就到三垒之处倒下了。”

“很少见的嘛。”

“少见。受伤是常有的事。死亡则是我看了二十年棒球头一次遇见过的。啊，不，有过一次。一个叫久慈的捕手死了。但是，我当时没有在现场目睹经过。”

“运动员球员应当是由身体很棒的人来干的吧。”

“那当然。”

“尽管这样，竟然还出这种事。”

“看样子他自己有些毛病吧。尤其是在心脏。虽然有所节制的，但夏季赛事的过度疲劳反映出来了。而且新海也有一把年纪了。”

早餐之后，检察官作上班的准备。因为是星期一，单位的工作肯定积存了不少。